

# 在地设计 激活乡村

## 2017国际高校建造大赛在四川德阳圆满落幕

□本报记者 吴真平



获奖高校师生代表上台领奖



一等奖作品“北南鸽舍”



评委们在现场对各高校作品打分

8月27日,以“结合自然的设计”为主题的2017国际高校建造大赛在四川省德阳市正式落下帷幕。

在比赛的15天时间内,22所国内外知名建筑高校的师生们齐聚德阳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规划区龙洞村,在乡村基地为22个农户进行一对一的设计帮扶。

以“为乡村而设计”、“为村民而设计”为出发点,并结合农户的实际需求,师生们与帮工师傅们一起合力打造适应现代生活的乡村农舍,希望以此改变农户的生产、生活、经营等方式,促进生活品质的提升。

本次大赛由四川省德阳市人民政府、天津大学建筑学院、CBC建筑中心主办,德阳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管理委员会、德阳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联合主办,《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社作为协办媒体。

据了解,龙洞村曾是市级贫困村,虽于2016年“摘帽”,但产业结构相对

单一,当地村民仍以农业生产为主。本次建造大赛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乡村引入设计,以此来延续乡村文化,引领乡村美学,带动乡村产业、经营以及经济提升,这也与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大背景非常契合。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邱建认为,22所建筑高校师生们在龙洞村脚踏实地绘制美好的蓝图,并且部分实践,为当地村民的生活带来希望,这样的乡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四川省德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党委书记冯发贵在大赛闭幕式上点评,“本次建造大赛邀请到众多顶尖建筑高校的师生一起为龙洞村设计建造房子,从而探索出一条新的乡村建设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的植入,能够给龙洞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的提升。”

本次大赛参赛的学校有: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米兰理工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湖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吉林建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在15天的时间里,师生们一起探讨如何用设计激活乡村的方法,在此过程中,他们历经多次方案修改,解决建造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并与帮工师傅一起合作,为乡村建设亲力亲为。这些高校队伍通过设计体现了为当地独创的“民宿+”的经营发展理念,这为乡村及周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本次大赛邀请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庄惟敏,中国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李兴钢建筑工作室主持人李兴钢等众多建筑设计界大师担任评委。评委们参观各高校作品,并在每个现场听取

高校代表介绍方案的设计理念和思路。整个评审过程持续了一天,评委们从建造所体现的设计理念和创造性,设计的功能布局、运营及使用模式等方面综合考量,评选出了最终结果。

本次大赛的一等奖由东南大学摘得,他们的方案题为“北南鸽舍”,寓意信鸽归巢,重拾乡村的情感记忆。二等奖有三组,获奖院校分别是:湖南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天津大学;三等奖八组,获奖院校分别是:湖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沈阳建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

颁奖期间,还举办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乡村建设教学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德阳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特邀专家”聘请仪式。2017国际高校建造大赛总策划彭礼孝被授予“荣誉村长”称号,由双东镇党委书记宋新为其授牌。



# 上海崇明岛如何打造生态岛?

□张璐晶

距离上海中心城区两个小时车程的崇明岛至今还保持着一片田野风光。过去3年,崇明岛上PM2.5平均值仅为35,森林覆盖率近24%,40多万亩林地占了全市林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已发现7种“1%水鸟物种(占全球种群数量1%以上的水鸟物种)”,日益成为国际候鸟迁徙路径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7月20日,上海崇明区发布《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6—2040)》(下称“崇明2040”)草案,确立崇明至2040年的发展总目标:建设成为在生态环境、资源利用、经济社会发展、人居环境等方面具有全球引领示范作用的世界级生态岛。

保护经济和发展生态间如何平衡?四面环水的崇明岛如何治水和保护环境?以三星镇为代表的乡镇如何在做好土地减量化的同时引入现代绿色企业?

**举全市之力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直到今天,崇明仍然是上海不按GDP考核的特例。2001年,上海市政府正式启动了崇明岛总体规划。彼时,房地产市场方兴未艾,全国正在酝酿一场建设高潮,但从那时开始,上海市委、市政府对于崇明的期待不是招商引资,而是建设生态岛。

16年前的这个定位,在当时确实有些超前。除了被保护下来的崇明本岛外,还有附属岛屿横沙岛,至今保持着完全的原生态。

据悉,崇明2040草案在严控建设用地规模、人口规模,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基础上,着力优化城乡布局,建设“核心镇、中心镇、一般乡镇、小集镇、乡村”五级城乡体系,打造东平、绿华等若干特色小镇。围绕2020年森林覆盖率率达到30%的目标,今年计划新增生态廊道3万亩。

崇明区委书记唐海龙表示,高标准、高品质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首要的是坚持生态岛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做好生态文章,大力治水、造绿、促进废弃物循环利用,让水更清、地更洁、天更蓝。

唐海龙介绍,崇明广大农村地区正着力打造以“自然生态美、宜居环境美、绿色产业美、乡风文明美、生活幸福美”为目标的农村“五美社区”,村容村貌整洁卫生、文明有序。同时,积极补上管理服务方面的“短板”,让老百姓不断提高生态岛建设获得感,积极投身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崇明案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经济大热,崇明的制造业尤其是家电行业有过一段好时光。2005年上海市政府批准《崇明三岛总体规划(2005—2020)》,崇明开始向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产业关闭大门,从此迈上了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道路。

根据崇明区经济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10年至2015年崇明对纺织、危化、铸造、小钢铁、砖瓦等9个行业做了结构调整,关、停、迁高能耗、高污染、高风险项目156个,减少工业产值17.3亿元,降低能源消耗折合标准煤9.7万吨,腾出土地2198亩,涉及职工5619人。为此,上海市、崇明区拨付了约1亿元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崇明生态岛国际评估报告》,把崇明生态岛建设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探索区域转型的生态发展典型案例,编入其绿色经济教材,建议全球42个岛国学习。

崇明区委书记唐海龙曾表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所有项目的推进、工作的开展都要贯彻全生态的理念,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活动、每一个赛事都要成为一个“无烟工厂”,让老百姓共享消费时代的红利,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崇明案例。

**土地规模化流转创造的发展空间**

长期以来,如何让百姓获得真正的实惠,一直是崇明区委、区政府工作的重心。在崇明区三星镇,通过土地规模化流转,做到了为当地百姓增收。

三星镇党委书记龚霞说,在坚持不以房地产项目为出路的发展路径中,通过土地整治带来了产业的变革。

通过土地综合整治,过去高低不平的土地平坦了,灌溉水网畅通,零星分布的耕地成方成片……这些都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创造了条件。三星镇已经在8个村实现土地规模化流转,面积从1000亩到5000亩不等,吸引了社会资本的投资。

上海市建设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主任顾守柏说,通过土地整治,可以重新发现土地的价值。在生态好的地方,土地整治可以是多功能的,通过工业用地减量化,获得资金补偿;通过试点,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河道疏通、生态沟渠建设等多方面问题,切实生态惠民。

正在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崇明区,生态效益又意味着农业产出的附加价值效益。

通过减少建设用地等减量化工作,过去的厂房被改建成生态廊道。海棠是三星镇大量种植的特色植物,挖掘提炼海棠花粉等附加值原材料,就可以生产周边产品。龚霞介绍:“建设生态廊道并非通常意义的植树造林,而是通过林与景的结合,突出能步人的特性。人走入林中赏景,就可能产生经济效益。比如廊道中的海棠花,月季美景吸引游客到访,补充崇明旅游的新风尚,带动旅游消费,发展出林旅结合的新形式。”

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是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有农村人向城市集聚,也会有越来越多城市人口和资源往乡村流动。如果农村只有“流出”而没有“流入”,是没有发展机会的,这种“双向流动”利于农村发展。对乡村资源的消费需求,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侵占”。关键之处是需要通过政策、规范等对乡村资源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约束,对乡村地区这些生产或建设活动进行合理的引导和干预,规划就是一种公共干预的手段。面对市场的逐利行为,放任不

# 知竹·乐居 共建美丽乡村

## ——2017全国高校竹设计建造大赛于浙江安吉正式闭营

□本报记者 顾今

乐居,为美丽乡村而设计——2017全国高校竹设计建造大赛于8月25日正式闭营。大赛为期15天,由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政府、国际竹藤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全国13所高校建筑、景观、土木等专业的学生们在安吉汇聚,共搭建起13个竹建作品。

**设计对接现实,推翻与重演中寻找最优**

1:1的实体建造对于还在象牙塔中的学生们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正如中央美术学院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侯晓蕾讲到的,虽然之前同学们也参加过各类建造大赛,但是如此大尺度、又强调耐久性的建造形式对于他们而言还是第一次经历,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意义。

在整个建造过程中,“协调”是他们一直非常关注的点,无论是团队之间还是现场实施过程,良好、通畅的协调工作都是在短期的竞赛中尽可能实现最大建造成果的重要部分。在设计兑现的过程中,根据竹材的实际特性、当地施工技艺、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进行反复地修改与对接,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优化设计。

**跨学科、跨校协作,共为美丽乡村而设计**



同学与工人师傅一起搭建作品



建造场景

华南理工大学参赛团队此次的设计任务是一座竹桥,竹桥横跨于风景优美的湿地之上。参赛团队学生徐赫言讲到,桥的设计与建造对他们而言是更具有挑战性的,因此他们在设计过程中更加地小心、认真,同时在团队中增加了土木系的同学,最大限度地保证设计的可行性。

**高校学子对阵当地匠人,学习与尊重并行**

象牙塔中的建筑学子平日里接触最多的就是老师、学生,还有似乎怎么也

画不尽的图纸,而此次的建造过程中,他们需要和当地的工匠反复对接设计。北京林业大学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董瑾认为,此次建造大赛对于学生而言也是一次价值观的转变,在一线与当地匠人接触所感受到的冲击是更为强烈的,参与建造的当地匠人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作业时动作干净利落,于细节中体现工艺、态度与传承。同学们来到这里并非要学得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通过耳濡目染与实地体验懂得实操的过程,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设计,同时更

懂得并学会尊重这些一直奋斗在一线的匠人。

15天的时间或许无法完全将设计作品落成现实,但是完美的开端之后,后续的故事正在慢慢上演。坐落在安吉县灵峰旅游度假区、两山创客小镇、孝丰镇潘口溪村、大竹村的13个竹建作品的建造依旧在继续,安吉竹在建筑、景观等领域的拓展也只是刚刚开始,同时,设计介入之后,乡村的变革也在悄然中进行。大赛只是阶段性的结束,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依旧未完待续……



张尚武

# 乡村规划在于缩小城乡差距,而非差异

□张尚武

与城市相比,乡村社会具有更明显的“自组织”特征,乡村规划需要注重对乡村社会组织规律的研究和认识。针对乡村社会组织特点,类似更新规划、社区规划的工作内容和方式方法可能在乡村地区运用更多,目前学科内对其方法研究还不够成熟。我国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差异性较大,即使在城市,社区规划也刚刚起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实践。乡村规划与传统城市规划在一些基本公共服务要素配置、规划原理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学科要加强对乡村社会规律的研究,加强对乡村规划方法的研究。

关于“乡村规划是什么”,要从多角度多层次看待。从《城乡规划法》颁布

算起,乡村规划正式纳入城乡规划体系只有10年。从规划体系上,乡村问题并不只是靠乡村规划就能解决,宏观层面的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都应关注乡村发展问题,包含了区域性公共政策、城乡发展关系等,涉及地区社会经济各项内容构成的多层次、相互支撑的政策体系。

从具体实践来看,根据乡村面临的问题不同、需求不同,规划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多样的,比如既有以物质环境更新为主的村庄建设规划,也有关于历史文化、文化景观、环境治理等其它内容的乡村专项规划。不同乡村问题不同、目标不同,乡村规划的内容也需因地制宜。

现在很多地方的乡村规划都是政府主导的,政府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农村地区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上投入很大。但如何形成长效和常态化的机制,

保证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为乡村“输血”更多地转变为培育“造血”功能,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探索实践。

在宏观层面上,要认识到政府在推动乡村规划中的作用和必要性。规划本身就是一种政府管理职能。在宏观政策制定和解决乡村基本问题方面必须依靠政府,需要“自上而下”,比如要系统化地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公共投入,这是市场无法解决的。

“自下而上”是一种基本的工作方法,重视村民的参与性。当下的一些乡村规划建设中,政府从自己出发点投入做了许多工作,没有考虑到村庄实际问题和需求。村民没有参与到村庄建设中,往往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政府一揽子地进行的农村工程建设,后续的管理和维护成本也较高。因此,乡村规划建设需要探索一个长效的内生机制。不少地方也在探索新的方式方法,比如政府出资补贴、村民参与建设等,在有的地方,政府先组织社区规划师帮助村庄提

出项目需求,上报政府争取预算,再组织村民共同参与建设等。这些需要政府从宏观层面系统化的引导推动,需要政府与社会的结合,目标与手段的结合。

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和差距,核心任务是缩小差距,而非差异。差异是城乡存在的前提。“城乡一体化”并不意味着采用同样的方式解决城市和乡村的问题,关键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提高农村经济收入;其次是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这需要考虑农村人口密度低、村落分散的现实因素;第三是改善生活和生产环境,尤其是环境污染、基础设施、交通条件等。做到这三点,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农村同样可以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也有利于缓解特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压力。因此,“一体化”关键是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简单地把农村变成城市。

过去曾经有一阵风,搞“农村社区化”、“农民上楼”、集中居民点,试图用城市化的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这不符合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规律。当然,也要因地制宜地区分讨论,比如在一些

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周边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农村已逐渐与农业生产脱离关系,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也不从事农业生产,这种情况下通过适度集中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覆盖面是需要的;但在一些经济不发达、依赖农业、人口密度低的农村地区,片面的强调集中居住就不可取了。如果出于“土地换指标”目的,就更加有问题了。不能通过抹平城乡差异而达到“一体化”的目的,这有一个认识过程,很多地方已经意识到不能简单地从物质层面来理解乡村问题。

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是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有农村人向城市集聚,也会有越来越多城市人口和资源往乡村流动。如果农村只有“流出”而没有“流入”,是没有发展机会的,这种“双向流动”利于农村发展。对乡村资源的消费需求,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侵占”。关键之处是需要通过政策、规范等对乡村资源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约束,对乡村地区这些生产或建设活动进行合理的引导和干预,规划就是一种公共干预的手段。面对市场的逐利行为,放任不

管是不行的,必须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约束。目前缺少的是这样的管理和约束机制。

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消费趋势所致。大城市周边的观光休闲农业发展红火,因为巨大的消费需求。与城市相比,乡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色明显,差异化发展有先天条件。但是发展乡村旅游解决不了所有的乡村问题,比如偏远地区的乡村,交通不便、资源贫乏、环境恶劣,这些地区的乡村发展如何解决?完全依靠市场肯定解决不了的,还是需要政府的公共干预和系统性的公共投入,引导市场参与。

未来“乡村是什么”这一问题依然值得讨论,即使在发达地区,未来乡村在整个城市群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依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些地区,还将村庄简单地贴上几类标签,或保护、或保留、或拆并,这种简单、粗暴对待农村未来的认识需要转变。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乡村规划专委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